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 第五十回 捉賊人班頭各奮勇 辦海捕濟公出都門

話說濟公帶著五個人，到了如意巷路東，有一座大門。和尚說：“要辦案，就在此地。柴頭、杜頭你們二位在門縫北邊站著，雷頭、馬頭你們二位，在門縫南邊站著。”四位班頭說：“師父做甚麼？”和尚說：“你們四位隔著門，由門縫往裏吹氣，就把賊吹出來。”這四個人也不敢不信，祇好就得聽和尚吩咐，上前用手拍門說：“開門來！開門來！”連拍了數下。裏面門房裏有兩個二爺，正在屋裏要睡覺。聽外面叫門，這個說：“你瞧瞧去。”這位二爺素來是膽子最小，點上白蠟，捻出來剛要扮門縫往裏瞧，覺著一陣冷風，蠟燭也滅了，嚇的撥頭就走。屋中這個人說：“怎麼了？”這個說：“黑古隆洞，毛毛哄哄鬼吹風。”兩個人正說，又聽外面嚷：“開門！開門！”嚇得這二位二爺也不敢出來開門。正在這番光景，裏面老爺出來了。書中交代，這家主人，原本姓楊名再田，原任做過四川成都府正堂，因丁母憂，回家守制。今天正在書房，聽門外喧嘩，叫童子掌下燈光出來，叫手下開門，把門開開，一看門口站著幾個官人，這個時節，濟公早隱在一旁蹲著。趙太守一見大門開了，由裏出來一人，頭戴青四楞方巾，身穿藍袍，腰繫絲條，篆底官靴，面如三秋古月，三絳黑鬚飄灑在胸前，趙太守一見認識，趕奔上前說：“原來是大哥，此時尚未睡覺？”楊再田“哼”了一聲，說：“甚麼人敢跟我呼兄喚弟？”趙太守說：“小弟趙鳳山，莫非兄長就不認識了？”這二人本來自幼同窗，又係同年，又是知己相交，今日見趙太守這樣的打扮，黑夜的光景，沒瞧出來，故此這樣一問。聽趙太守一說名字，楊再田說：“賢弟，拿著你堂堂的太守，怎麼扮做這個樣子？豈不失了官體，自討下流。再說要被御史言官知道，定必奏參。”趙鳳山說：“兄台有所不知，祇因秦相府失去玉鐲、鳳冠，有靈隱寺濟公長老拿住賊人劉昌，審問出盜玉鐲的賊人叫華雲龍、王通，故此叫我改扮出來拿賊。”楊再田一聽，嘆了一聲，說：“賢弟，你我乃唸書之人，怎麼也信服這攻乎異端、怪力亂神之事？和尚妖言惑眾。”趙鳳山說：“兄長不要如是，濟公跟著我來辦案。”濟公站起說：“趙太守，咱們在他這裏歇歇坐坐再走可否？”趙太守說：“小劉。弟我欲在兄這裏歇息，叫我這幾個人就在門房等候。”楊再田說：“請！”二人說著話往裏走，和尚後面就跟著。

院中北上房暗五明三，東西各有配房，和尚繞著頭裏進去，在上首椅子上坐，楊再田一看，大大不悅，心裏說：“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為本，他連身體都不顧。”心中雖不悅，是不好說。進來落座，趙太守說：“我也忘了給你們二位引見。”楊再田說：“不用引見，我已知道了。”吩咐家人倒茶。和尚說：“不用倒茶罷，擺酒！”楊再田故作未聞，問趙太守拿住的劉昌，審出來的賊人，是哪裏的人？和尚說：“擺酒呀！”趙太守把秦相府的事，述說一遍。和尚說：“擺酒呀！”二人這裏談話，和尚一連說了十幾聲，趙太守實忍不住了，說：“兄長，小弟也餓了，有甚麼吃的？預備點。”楊再田說：“方纔和尚說，我已聽見了，祇因捨間酒菜不齊，不敢奉敬。既是賢弟餓了，來預備。”一句話把酒菜擺上。和尚也不讓，拿酒壺就斟，和尚說：“咱們一見如故，不要拘束。”

喝了兩三盃酒，楊再田存心要試探和尚，楊再田說：“和尚，你既善曉過去未來之事，我有一事奉求。我自己把我的生日忘了，不記的哪年哪月所生，求你給占算占算。”和尚說：“那容易，你是某年某月生辰，今年五十八歲。”楊再田一聽，真對。素常他本不信服妖言惑眾。今天和尚真說對了，又說：“和尚，你給我相相面，多怎能好？”和尚說：“你可別惱。”楊再田說：“是君子問禍不問福，祇要說真情實話。”濟公哈哈一笑說：“大人，你氣色不好，此時印堂發暗，眼光已散，脖子是裂了紋了，今夜三更，定有掉頭之禍。”楊再田一聽，問道：“我今夜三更准死，有何為憑據？”濟公說：“今有你本宅家人，勾引外來賊寇來殺你。”楊再田說：“我哪個家人？”濟公說：“你把眾家人全都叫來，我一看就知道。”楊再田立刻吩咐家人都來。這宅內總有二十七名男家人，九名僕婦丫鬟，於是男家人全來到書房以外，都站在那裏。和尚一看，按名內中有一個三十五六歲家人，五官清秀，和尚問：“你叫甚麼名字？”那人說：“叫楊連升。”乃是老家人楊順之子，為人忠厚。濟公說：“你勾引賊人外來，今夜來殺你家人。”楊連升一聽，把臉一沉說：“和尚，你可是搬弄是非。我自幼受主人之恩，今日如何做出這樣無禮之事？你說無憑無據之話。”濟公說：“你別生氣，我問你，今一早你掃大門之時，有一人向門裏祇瞧。你問他找誰？他說‘貴宅是作過成都府正堂楊大人嗎？’你就說是，對不對？”楊連升一聽和尚之言，想了想說：“不錯，早晨雖有此事，我也沒勾引賊來殺家主人。”和尚說：“你一告訴他，是作過成都府正堂楊大老爺，他是你家主人仇人，今夜準來，與你無干。”楊再田半信半疑，自己又害怕，聽見和尚問家人不是謠言，可就說：“聖僧，這件事應如何辦法呢？”濟公說：“楊太守放心，我等今來此，就為此賊而來。把我帶來四個頭役叫進來，我有話吩咐。”楊再田立刻派人把四個班頭叫進來。濟公說：“柴頭、杜頭你二人在東廂房廊下埋伏，雷頭、馬頭你二人在西廂房廊下埋伏，候至三更以後，由東邊來一賊人，等他落於地下，你四人過去，各擺兵器，把他圍住拿獲，楊太守自有重賞。”四人出來，分兩邊埋伏。那雷世遠可說：“馬二兄，咱們合柴、杜同衙門當差，今日他二人得了五十兩銀子，理應讓讓你我纔是，他二人不但不讓，連說一句也沒說。今夜賊來之時，他二人過去，你我別過去，他二人捉了賊人，叫他二人進去領賞。他二人如不行，那時你我二人過去捉賊，得了賞也是你我二人均分，不能分給他二人。”馬安杰說：“有理，就依你罷。”二人暗暗計議，不知不覺天有三更時分，不見動作。那邊柴、杜二人也暗暗說：“天到這般時候，怎麼不見賊來呢？莫非濟公算的不靈？要是賊人不來，今夜看濟公該如何？”

二人正說之際，祇聽院中“啪”的一聲，落下一個問路石子，後面隨下一人，身穿夜行衣服，臂插單刀，身高八尺以外。方落下來，柴元祿、杜振英二人飛身竄下來，說：“呔！賊人休走！我二人在此等候多時！你今日可是放著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闖進來。”擺刀就刺。那賊人哈哈一陣冷笑，說：“好，楊再田！你有防備，我叫你防備一年，早晚我二太爺必來取你首級。”拉出刀來，合柴、杜二人殺在一處。兩個班頭見賊人刀法純熟，武藝精通，實不能拿他。那鐵尺到了賊人至命之處，不敢往下落，怕傷了他的性命，賊人刀可往二位班頭致命處上刺。柴杜二人祇累的力盡汗流，不見雷世遠馬安杰出來幫助動手。柴頭真急，口中說：“濟公，你老人家快出來罷，我二人可不行了。”濟公在屋中答言說：“我出去。”從裏面出來。賊人一見，透些慌張，往旁邊一閃，說：“今日我饒你二人不死，改日再會罷！”飛身躍上房去。柴杜二人說：“不好，賊人逃走了，濟公快唸咒罷！”和尚說：“可以。”冲定賊人，用手一指，口中唸六字真言。“唵，嘛呢叭咪吽！唵，敕令赫！”那賊人從房上一滾，落下院中。柴、杜二人過去，立刻先把賊人按住，把刀奪過來，捺於地下，綁好了抬至上房屋中。

楊再田一看，果然長的雄壯，問道：“賊人，我與你遠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你如何前來行刺？你叫甚麼名字？說來！”那賊人愣了半晌，抬起頭來說：“可恨，可恨，別無話說，我也命該如此。”楊再田說：“你與我有甚麼仇，前來殺我？快些說來！如不然，我要重重責罰你。”賊人說：“不要動刑，我說。”從頭至尾，如此如此，說了一番。

要知說出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